

“陈文化”浅探(之一)

柳岸

姓氏、制嫁娶等等,中华文明就在此诞生。

太昊伏羲氏之后,神农氏炎帝也在此定都,在这里教民稼穡、尝百草、制九针、造干戈、建屋庐,农耕文明、医药文明始于兹地。

那时候这个地方还叫宛丘。

到了后来,有黄帝后裔陈锋氏一族在此定居,自此,宛丘开始称陈。这个陈就是《说文解字》上的陈。

古代,以氏为地,以地为氏,都是很普遍的情况。什么是以氏为地?比如陈锋氏来了,这地方就叫陈了。什么是以地为氏?这个地方叫陈,那么在此居住的人,便可称陈氏。

这是陈地由来的一种解释。

陈地由来,还有多种解释。《陈州府志》上说是神农在伏羲旧都上建都,因此称陈,陈是陈旧的意思。这个我保留看法,因为那时候的“陈”还没有陈旧这个意思。我倾向陈锋氏之说。

这是陈地的由来。

三、陈国

陈在夏商时,其名已经存在。商朝时,舜帝后裔虞隧在此建国,为商朝的方国。

公元前1046年,周文王昌大业未成而薨,武王发继位,率八百诸侯与商纣战于牧野,大获全胜,未下战车,便行赏“三恪”。什么是三恪呢,就是封赏三位先帝后裔,让他们享受祭祀。其实封了六位,这里的“三”是个概数。周朝封建诸侯,分七个等级: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附庸国、蛮夷之国。当时,公爵级的诸侯陈不多,只有七个。六个先王之后,一个文王之弟。宋国(商汤的后裔,商帝乙长子微子启,为宋公,在商丘建宋国),杞国(夏禹后裔东楼公,在“杞”地建国,就是现在的杞县,后迁至山东境内),祝国(黄帝后裔禹阳,在“祝”地建国,现在山东省长清东北),焦国(炎帝后裔在“焦”地建国,现在的河南中牟),郟国(尧帝后裔在“郟”地建国,现在的北京),陈国(舜帝后裔满,在“陈”地建国,河南周口淮阳)这是六个诸侯国,加上一个虢国(封周文王之弟骞仲在荥阳建国),一共七个公爵诸侯国。

由此可见,陈在周朝时,是周武王最早封建的公爵级诸侯国。

陈国始封君是周陶正虞阼父之子满。周武王不但把满封到陈地建国,而且还将自己的大女儿大姬下嫁于满,赐为妫姓。陈国,不但封国最早,还是公爵级,爵级非常尊贵,又是周王朝的姻亲国,而且地势优越,所以在当时诸侯国中举足轻重,非常厉害。陈国始祖胡公妫满而建(公元前1046年),至潁公越灭国(公元前478年),历经了20世,26君,享国569年,除了周朝及其几个诸侯国之外,以后的朝代几乎没有比陈国更长的建国史。

陈国在春秋中期已经衰微了,陈国的衰微标志性事件,就是陈灵公被杀,陈国第一次被楚国灭掉。陈灵公被杀,确实是因为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叫夏姬,春秋四大美女之一。有一本书叫《公子少孔·春秋夏姬传》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,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。

这是陈地的由来。

二、陈地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:陈,宛丘。那么就是说,陈地,之前叫宛丘。《诗经正义》对“宛丘”的注释:四面高中间下曰宛丘。现在淮阳县城东南有宛丘遗址。

《史记·五帝纪》有记载,太昊伏羲氏都于宛丘。也就是说宛丘跟伏羲氏有关系。上古的时候,大概距今八千年左右,伏羲氏从天水,顺黄河而来,到了孟津一带,停了一下,而后继续往东,到了禹州又停了一下,然后到了郑州,当时那是一片森林。他们就沿着森林,往东南而行,到了中原腹地,发现这一块像“碗”一样的高地,而且这里水草丰沛,四季分明,气候温润,土地肥沃,特别适宜人类居住。因为古代人都寻找有水的高地居住。于是,伏羲氏一族便在此定居,因为其地貌像一只碗,所以古代饭碗的“碗”,通宛丘的“宛”。

伏羲以宛丘之名,命名此地,并在此建都,伏羲都宛丘的说法由此而来。伏羲氏定都于宛丘,也就是人类结束游牧时代,开始了定居。这是人类第一次农业革命。接下来伏羲氏带领部落结网罟,兴渔猎、养牺牲、充庖厨、画八卦、造书契、做甲历、定四时、造琴瑟、正

夜夜防盗去打更

张新安

“天天防火,夜夜防盗”这八个字,是代代相传在周口(今川汇区)人中且躬身践行的古训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,周口人做饭、取暖,烧的主要是柴草,有麦秸、干草、芝麻秆、棉花秆、玉米秸秆、树枝、枯树叶等。河南岸北都有柴火市,设在一个大空院内,每天清晨都有郊区的农民车拉肩挑各种烧柴出售。家庭经济条件稍微好些的,也会烧劈柴。普通人家做饭,用的都是风箱吹火助燃的地锅,为了续柴方便,临做饭时挟一掐柴草放在灶口旁边,一不小心,就可能燃到灶外,引发火灾。加之那时民居大多是草房,如果恰逢旱天,柴燥风大,星星之火,顷刻之间,便可酿成燎原之势,有时火借风势,风助火威,甚至殃及左右邻舍。由于深知火灾的危害,所以,周口人把“天天防火”作为古训,代代相传,树立防火意识,丝毫不敢大意。

至于防盗,当时大多数周口人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,处于饿不死、都不富的生活水平,更不要说家有大量现金、贵重首饰、古董珍宝了。故梁上君子进宅,偷的大多是食品、衣服、鞋子及生产、生活用到的工具类物品,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是80元钱。一次,有个寡妇半夜丢去一个半旧的人力车下盘,心疼得呼爹叫娘嚎啕大哭了好几天。要知道,这个下盘是她挣钱吃饭的工具啊!公安机关追不回赃,邻居们也都不富裕,爱莫能助,只能劝她想开点而已。

篱笆扎得很紧,野狗钻不进。为了防盗,周口人很早就探索出了打更的群防

继周封陈国之后,西汉高祖刘邦封其子友为淮阳王、建淮阳国,这是陈地三度为国。东汉章和二年(公元88年)汉章帝刘熹改淮阳郡为陈国,陈地四度为国。三国魏明帝曹睿以陈四县为陈国,封曹植为陈王,后谥号为“思”,现在淮阳有思陵家。

到此,陈地五度为国。

四、陈城

陈城就是陈国的都城,即现在的淮阳城。上古时候,只有王的都城,才称为都,而诸侯的都城只能称城。比如周王的丰镐(文王在沔水西岸简丰京,武王在沔水东岸建镐京,合称丰镐),后来东迁洛邑,这些地方才可以称为都,王都、京都、京师。把都城称为京,也是从西周开始的。诸侯国的都城,是不能称都的,只能称为城。所以,陈国的国都,就叫陈城,宋国的都城称宋城等。城,原本的意义,就是有祖庙。祭祀祖先的地方,称为城。古代天子七庙,三昭三穆,与太祖之庙而为七。“昭”和“穆”都是顺序,是宗庙的次序。始祖居中,二世、四世、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,称“昭”;三世、五世、七世,位于右方,称“穆”。诸侯五庙太祖庙居中,两侧二昭二穆。有国君的地方,才有祖庙,方可称城。

陈,曾经是六个朝代的都城。伏羲在此定都,那时候叫宛丘。一度为帝都,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都城,号称天下第一都城。之后,炎帝神农氏也定都于此,宛丘二度为帝都。黄帝后裔陈锋氏一族,从西岐迁至宛丘,自此宛丘称“陈”。商时为虞隧的方国都城,三度为都城。陈胡公封陈之后,在古城宛丘的西北建筑新城,这一建,陈国再未迁都,陈城亦无更址,这是陈地自虞隧建都之后,第四次为国都。陈被楚灭掉之后,一度设为陈县。战国末年,秦在西方崛起,欲吞并楚国,秦大将白起摧毁郢城,楚被迫迁都于陈城,号称郢陈。这个郢不是名词,而是动词,郢于陈。楚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,一直不停地迁都,定都丹阳时,每次迁都都叫丹阳。后来楚文王从丹阳迁都到荆州,开始叫郢(荆州纪南城遗址),往后每一次迁都某地,就叫某郢。楚昭王迁到郢的时候叫郢郢,楚惠王迁到郢都叫郢都。后来再迁也都叫郢。郢的本意就是一个水塘,下面王,旁边是城。大概的意思,就是在一个水塘边建筑的王城。楚国迁都到陈,不叫陈郢,而叫郢陈,大概有些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意味吧。

楚迁都到陈,是陈城五度为都。秦统一中国之后,陈国曾为淮阳郡,这是淮阳一名最早的出现,就是淮水之阳。陈胜、吴广起义,国号“张楚”,定都陈城,陈城六度为都。如果算上东、西汉和三国魏时封国的国都,那就是九度为都了,一点都不虚妄。

五、陈氏

我说的不是“陈”姓,而是“陈”氏。因为“陈”不是个种姓,是个地域概念。中国古代姓氏,都非常有意思。古时候,姓和氏,名与字,不是一回事儿。姓是什么呢,你看看这字的组成,就知道了。

女加上生。它是母系氏族时代的产物,本义是一个女人生的孩子,就是一个姓,因为那時候只知其母不知其父,所以,古老的姓大都是女字旁,也就是一个部族一个姓。姓是一个部族的徽号,用来别婚姻、明世系、别种族的。后来,由于人的繁衍,社会发展到了父系氏族之后,有了阶级、阶层,氏便出现了。氏是用来区分本族内分支的。姓是一个种族的名称,氏是姓的分支。所以,姓者,统其祖考之所自出;氏者,别其子孙之所自分。

春秋战国以前,男人是不称姓的,只称氏。所以这就是我在上述中不称陈胡公为妫满,而称胡公满,或者满。“胡”谥号,谥号是人死了之后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一生。谥法“保民耆艾曰胡;弥年寿考曰胡”,“胡”在谥号里的意思是保民长寿安康。再比如楚国是半姓,而他的国君都是熊氏,比如熊绎、熊通、熊贲、熊赏等等。熊氏的来源是楚国首领鬻熊,他是周文王的老师和谋士。他的后代就以熊为氏,熊氏后来又分出屈氏、申氏、阳氏等等,都是以地为氏的,楚君王的后裔分封到这些地方。屈姓始祖,是楚武王的儿子瑕,封到屈这个地方,就叫屈瑕,屈氏都是他的后代。

女人刚好相反,只称姓,不称氏,不称名。

楚国的女子,都是叫什么半,比如嫁到郑国郑文公,就叫文半,嫁到江国,就叫江半。或者按照大小顺序的伯、孟、季、叔等排列,后面加上姓,如孟姜、伯姬等。以国相称的,息媯等,褒姒就是褒国的奴姓女子。

那么“陈”是以国为氏,而且在国内的人是不称陈氏的,国内的称谓,是以地为氏或者祖上名字。陈国的人,出了陈国才称谓陈氏。被称为陈氏的真正的始祖,应该是陈完。他是陈厉公的公子,因为陈国内乱逃到齐国去了。后来成为田氏始祖,因为他到齐国后被封到田这个地方,所以,陈完又称田完。他的后代取代姜姓为齐王。如果你查资料,所有田齐的王,都会有注释:妫姓。陈国的国君姓妫,是舜帝的后裔,因生活居住在妫水一带,被周武王赐姓为妫姓,由于男人不称姓,所以妫姓流传后世甚少。

现在陈氏在世界各地有八千万同胞,这些陈氏同胞的祖上都是从古陈国播迁出去的。陈氏,只有陈地这一个宗源之地。所有陈氏,根都在这里。当然,陈氏后裔生出了很多姓氏,比如辕、胡、夏等,都是陈胡公后代君主的分支,也都是从陈地出去的,追根溯源也都在这里。

陈作为姓氏,跟血缘、种族是没有关系的,它是一个地域的概念。所以,“陈文化”从姓氏说,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范畴。②8

转战千里万里,走过北国、南疆、东海、西域……老班长说,他每当闲暇,每当小憩,每当梦里,总会想起家乡。老班长说,他每当想起家乡,最先想到的便是家乡的炊烟。

炊烟,是乡村最原始、最古朴的风景,是乡村最灵动、最奇妙的风景。炊烟因村庄而诞生,村庄因炊烟而美丽。炊烟就是生机盎然。炊烟就是朝气蓬勃。凌晨,晨曦初露,鸟儿轻唱,新的一天开始了,家家户户几乎同时升起炊烟……炊烟,曲曲弯弯,飘飘摇摇,宛若条条丝带升向蓝天……傍晚,伴随夜幕降临,紧张繁忙的一天结束了,黄村上空又升起袅袅炊烟……不知不觉间,炊烟变成一片片、一段段、一串串、一团团,交错相融,浓淡相宜……当然,炊烟有时会随风飘散,有时会被雨点打乱,有时会被寒霜冻僵,有时会被大雪压扁……不过,人们都说,炊烟就是家的方向,炊烟就是亲人的召唤。即使黄村没有高楼大厦,饭桌上没有美味佳肴,但是,黄村不能没有炊烟。老班长跟年轻人说,谁也不会想到,真的有那么一个时期,咱黄村经常看不见炊烟。

老班长与新中国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他少年时代经历过“瓜菜代”,青年时代参加过军,当过班长,“老班长”就成了他的绰号,进入老年后,经常到外地儿女家住上一段时间,是村里走南闯北的人。老班长说,“瓜菜代”时候,家家户户仓空囤净,有时一天两顿饭,有时一天一顿饭,甚至断了顿,国家为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,发放“统销粮”“返销粮”,而烧柴问题就由各家各户想办法解决了。老班长说,为了让炊烟升起来,大人忙着干队里活,就安排小孩子,放学后下地拾柴火。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大冬天里拾柴火。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

亲爱的朋友,来来来,让我们听听邓丽君当年唱的《又见炊烟吧》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……”②8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

亲爱的朋友,来来来,让我们听听邓丽君当年唱的《又见炊烟吧》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……”②8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

亲爱的朋友,来来来,让我们听听邓丽君当年唱的《又见炊烟吧》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……”②8



大冬天里拾柴火

王天瑞

转战千里万里,走过北国、南疆、东海、西域……老班长说,他每当闲暇,每当小憩,每当梦里,总会想起家乡。老班长说,他每当想起家乡,最先想到的便是家乡的炊烟。

炊烟,是乡村最原始、最古朴的风景,是乡村最灵动、最奇妙的风景。炊烟因村庄而诞生,村庄因炊烟而美丽。炊烟就是生机盎然。炊烟就是朝气蓬勃。凌晨,晨曦初露,鸟儿轻唱,新的一天开始了,家家户户几乎同时升起炊烟……炊烟,曲曲弯弯,飘飘摇摇,宛若条条丝带升向蓝天……傍晚,伴随夜幕降临,紧张繁忙的一天结束了,黄村上空又升起袅袅炊烟……不知不觉间,炊烟变成一片片、一段段、一串串、一团团,交错相融,浓淡相宜……当然,炊烟有时会随风飘散,有时会被雨点打乱,有时会被寒霜冻僵,有时会被大雪压扁……不过,人们都说,炊烟就是家的方向,炊烟就是亲人的召唤。即使黄村没有高楼大厦,饭桌上没有美味佳肴,但是,黄村不能没有炊烟。老班长跟年轻人说,谁也不会想到,真的有那么一个时期,咱黄村经常看不见炊烟。

老班长与新中国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他少年时代经历过“瓜菜代”,青年时代参加过军,当过班长,“老班长”就成了他的绰号,进入老年后,经常到外地儿女家住上一段时间,是村里走南闯北的人。老班长说,“瓜菜代”时候,家家户户仓空囤净,有时一天两顿饭,有时一天一顿饭,甚至断了顿,国家为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,发放“统销粮”“返销粮”,而烧柴问题就由各家各户想办法解决了。老班长说,为了让炊烟升起来,大人忙着干队里活,就安排小孩子,放学后下地拾柴火。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大冬天里拾柴火。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

亲爱的朋友,来来来,让我们听听邓丽君当年唱的《又见炊烟吧》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……”②8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

亲爱的朋友,来来来,让我们听听邓丽君当年唱的《又见炊烟吧》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罩大地,想问阵阵炊烟,你要去哪里?夕阳有诗情,黄昏有画意……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……”②8

老班长说,星期天,他和小伙伴们神气得很,肩上扛个竹篮子,胳膊上挎个柳篮子,腰带上挂把麻绳子,结伴奔向西北洼。洼里长着稀稀拉拉的干草,那就拉着篮子可劲搂吧。于是,匍匐在地的干草顺着篮子滚成团,迅速挂满竹篮子,然后把它卸下来,堆在一起,几次就能搂出一大堆。拉着,再拽,再卸。最后用绳子打成捆。时间虽然已是初冬,但幸运了还能发现蹦蹦跳跳的老蚂蚱,逮住它后,用草茎串起来。当大家都搂够了捆,下晌时,就背着或挑着,把蚂蚱挂在篮子上,高高兴兴回家转。到了家,再把蚂蚱择净,用盐一腌,用火一烤,吃起来喷喷香。对于长时间没有闻过肉腥的孩子们来说,蚂蚱肉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

味佳肴!

天气越来越冷,北风一吹,树叶就像黄蝴蝶一样,漫天飞舞。孩子们看到落叶,乐得手舞足蹈,明天就可以扫树叶了。扫树叶,最佳时机是早晨,树叶子扫了一夜,地上铺起厚厚的金黄。当天似亮不亮,大人就催促孩子们快起床,拿着扫帚、箩头、麻袋,有的还拉着架子车,到村周围的树林里扫树叶。老班长说,开始扫树叶时,早起的人先画圈霸占,晚起的人便无地方可扫,于是人们常常发生矛盾。渐渐地,约定俗成,早起的人只能抢占位置,但不能霸占地盘。这样,老班长就经常随父亲早起赶到桑树、柿树、桐树、玉兰花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片大、厚实、质硬、很耐烧。早起的人们只好到柳树、枣树、楝树、槐树下扫树叶,这些树的叶子小、不好烧。该吃早饭时,大家已把树林里扫了一遍,暂时无叶可扫了,就把扫好的叶子装进麻袋运回家。大冬天里拾柴火,老班长那双细嫩的小手上冻裂的大口子像小孩嘴,鲜血直流。有首儿歌这样唱道:“北风吹,树叶落,扫起树叶好烧锅。粮囤里,光打光,蒸了一锅菜窝窝。”

那年冬天,连续下了两场雪,但雪停天就晴,平地没有积下雪。老班长说,孩子们虽然肚子饿,却没有发过愁,还是欢欢乐乐地拾柴火。一个星期天,老班长带着大黄狗,和伙伴们到南河套里垒茅草根。茅草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再生能力很强,秆和茎里水分很甜,质地坚硬,晒干后很耐烧。一上午,每人垒了一大捆。正当他们准备背起收获回家时,突然,附近蹿出一只野兔,老班长猛喊一声“阿黄”,大黄狗腾跃起冲了出去,转眼工夫,就追上了野兔,并把它按住咬死,叼到老班长跟前。伙伴们一阵欢呼。老班长拍了拍大黄狗,又告诉大家,今天晚上,都到他家吃肉去,这兔子肉,保准比蚂蚱肉还香。

如今,已经很少见到炊烟!过去不见炊烟,是贫穷、是挨饿,如今少见炊烟,是烧了煤气、烧了沼气、烧了天然气,是用了电器,是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。老班长说,每到麦收秋收时,看着满地被掩埋的秸秆,每到秋末冬初时,看着被倒掉的一车车树叶,不由感慨万千。